

文史资料
精华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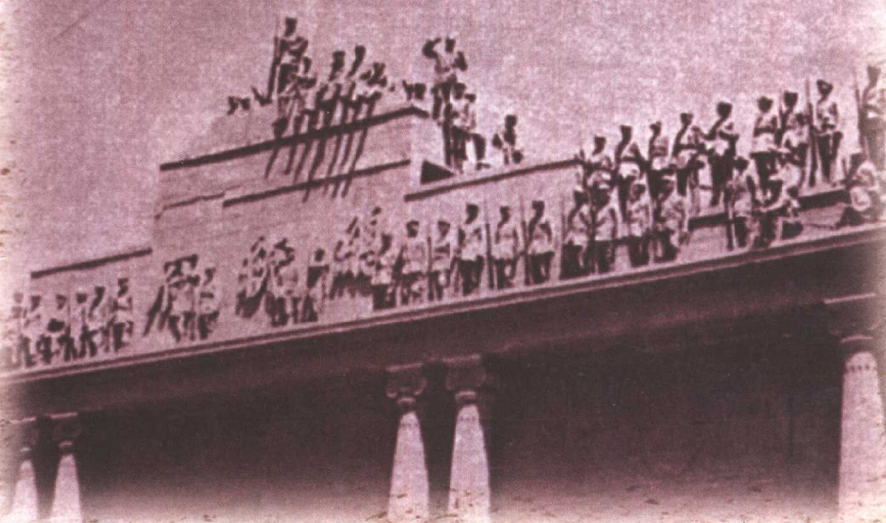
第5卷

国民党政权的崩溃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GUOMINDANG ZHENGQUAN DE BENGTUI

GUOMINDANG ZHENGQUAN DE BENGTUI



安徽人民出版社

文史资料精华丛书

● 第5卷

国民党政权的崩溃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汪鹏生 装帧设计 宋文岚
杜宇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资料精华丛书.1~10/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10

ISBN 7-212-01776-0

I. 文… II. 全… III. 文史资料—汇编—中国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0952 号

文史资料精华丛书 国民党政权的崩溃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 23006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24.625 字数:560 千

版 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212-01776-0/K·474

总 定 价:498.00 元(全十册)

印 数:00001—05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

高树勋与邯郸起义	王定南 (1)
长春起义纪事	曾泽生 (7)
沈阳起义经过	王理寰 (24)
参与程潜起义活动的回忆	程星龄 (37)
绥远九一九起义回顾	董其武 (73)
国民党第八十一军起义	马惇靖 (100)
新疆九二五起义纪实	陶峙岳 (105)
记两航起义	胡理昌 (117)
云南起义经过	马 镔 (140)
宜宾起义经过	郭汝瑰 (161)
率部在德阳起义	裴昌会 (167)

国民党政权的崩溃

回忆南京解放前夕二三事	章异之 (170)
京沪地区国民党军的江防守备	
及崩溃实况	李子亮 邹 彬 (181)
国民党统帅部关于京沪杭的作战决策	唐 文 (203)
上海解放前夕的劫掠和屠杀	郭 旭 (207)

胡宗南部西昌覆灭记	李犹龙 (213)
马家军在三边的末路	王伯祥 (256)
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及其失败经过	万式炯 (271)
国民党军在西南的部署及其覆灭	刘宗宽 (283)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	土丹旦达 (29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关于筹备和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的回忆	童小鹏等 (310)
接送民主人士进解放区参加新政协	钱之光 (334)
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是 怎样诞生的	彭光涵 (346)

国民党·三青团

中华革命党始末	施方白 (359)
国民党CC派系的形成经过	胡梦华 (375)
我所知道的改组派	范予遂 (415)
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	康泽 (434)
关于西山会议派的一鳞半爪	周一志 (445)

民主党派

从东方文化协会说到民革的建成	朱汉英 (462)
回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甘祠森 (470)
民促在河南策动国民党军起义经过	蔺洛涛 (519)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起成立之经过略记	梁漱溟 (528)
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成立经过	张帆 (538)
邓演达回国组党	罗任一 (544)
毛泽东主席和九三学社	许德珩 (556)

其 他 党 派

-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 郑佩刚 (561)
青年党的前期活动 汪 潜 (594)

国党民的特务活动

- 廖承志遭秘密逮捕关押之经过 庄祖方 (614)
复兴社的缘起 康 泽 (629)
蒋介石阴谋暗害宋庆龄 沈 醉 (645)
史量才被暗杀案真相 钱芝生 (650)
宣侠父被害记 张严佛 (657)
河内谋刺汪精卫行动 王方南 (663)
国防部保密局内幕 沈 醉 (669)
杨虎城将军被囚禁惨杀的经过 沈 醉 (721)

侍从室·总统府

- 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 秋宗鼎 (732)
南京国民政府和总统府见闻数则 ... 汤又新 丁绍兰 (776)

高树勋与邯郸起义

王定南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渴望和平与民主的生活，成为广大人民最深切的愿望。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却悍然发动内战，大举向解放区进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在共产党的推动下，毅然在邯郸马头镇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反对专制，主张民主。高树勋的起义，阻止和推迟了蒋介石全面内战计划的进行，受到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并带动了国民党军队中爱国军人陆续投向人民，对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

高树勋是河北省盐山县人，生于1879年。少年时由于家境贫困到北京当学徒，后来入川到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当兵，逐步升为冯部高级将领。1930年中原大战后，他的部队被蒋介石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第十七师，高任师长，并调往江西“围剿”红军根据地。九一八事变后，高树勋脱离军队北上天津寓居，蒋介石以擅离职守对其通缉。他在天津期间经常接近进步人

* 作者原是中共北平特委负责人，1945年派赴高树勋部工作，后任民主建国军政治部主任。

士，并于1933年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同盟军失败后，高任河北省保安处处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高树勋任新六师师长。在平津沦陷、所部南撤路经保定时，他曾令部下周树一释放监狱中关押的全部政治犯。1939年高任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在冀中、冀南与八路军合作抗日，并拒绝了日军威胁利诱，坚决不当汉奸，还处决了原第六十九军军长、欲投日当汉奸的石友三。

1942年，高树勋率所部新八军、第六十九军渡过黄河到河南，被“中原王”汤恩伯夺去他所属的第六十九军，同时他的新八军也面临被吃掉的危险。高树勋深感蒋介石排除异己消灭杂牌军的阴谋将波及到他，心中十分不安，时时警惕。与此同时，他对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共产党八路军产生了一定的好感。

二

我于1944年秋与高树勋相识。当年春末，我由北平来到河南郑县、宝丰县等地，收集国民党军溃兵及地方武装，准备改造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被日军发觉，我遂到南召县，又被汤恩伯部下扣押。在我被押解第一战区长官部途经镇平县高树勋的总部时，高看到所报公文说我是共产党，即和我见了面。我告诉他1933年我曾参加过抗日同盟军，并与吉鸿昌关系十分友好。高对吉鸿昌极为尊崇，即表示要尽力营救我。

1945年春末，由于高树勋积极营救，我从汉中第一战区长官部获释，来到伏牛山麓高丘镇第三十九集团军总部，受到高树勋的热情欢迎。我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谈到希特勒垮台、日本失败局面已定，蒋介石要进行独裁统治，一定不许中国共产党存在和发展，因此内战必将发生等。高树勋希望我帮助与共产党八路军取得联系，我当然表示了同意。

当时高部所处的伏牛山脉中，正是日军与国民党军的结合部，形势对他较为有利，日军和国民党军都无暇顾及他。但蒋介石始

终对高怀有戒心，曾派过一些特务到高部活动，如陈仙洲、刘惠沧、杨理斋等，他们对我在高部工作进行破坏，被高制止。不仅高树勋始终信任我，该部进步军官田树青、周树一也支持我的工作。

是年夏，胡宗南电令高树勋派兵到南召、嵩县交界处，防堵八路军南下。高和我认为这是与八路军南下部队联系的好机会，派我和田树青前往八路军驻地联系。当时，八路军在马石坪曾与高部发生冲突，经我往返火线联系，高树勋与八路军陈先瑞在火线见面会谈，冲突平息。以后陈又给高一份共产党七大文件。

此事发生后，高部反动分子马润昌攻击我，说高部与八路军的冲突是我勾结八路军所造成的，要求高处决我，被高树勋所拒绝，并对马加以严斥。

为进一步与八路军取得联系，我与高又商定由我前往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联系。8月初，我带着高树勋给彭德怀司令的信起程，途经许昌时，听说日本投降。我抵新乡后，朱穆之与我到林县，见到陈毅、薄一波等领导，我汇报了高树勋的情况。陈毅说：“我们在延安听说党中央接到南下部队的电报，说高树勋与陈先瑞见了面，高树勋有争取过来的可能。”他鼓励我积极工作。尔后，我又到山西黎城见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将高树勋给彭德怀的信交与刘、邓。刘伯承说：“彭德怀同志去延安了，由我给高复信。”复信中热情欢迎高与八路军建立友好关系，对高进行了赞扬。之后，邓小平令我赶快回高部工作。

三

日本投降后，高树勋部移驻新乡。蒋介石为驱使高部进攻解放区，擢升高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孙连仲），免去所兼新八军军长职务。这实际上是明升暗降，剥夺了高的军权。当时第十一战区辖第三十、第四十、新八军等三个军。

我从太行山返回新乡后见到了高树勋，向他讲了刘、邓等领导对他的鼓励与赞扬，并将刘伯承的复信交给他。高树勋很受鼓舞，提出他的新八军单独沿平汉线到北平以北与八路军会合，沿途收编伪军，将其据点留交八路军。我复往峰峰矿务局向刘、邓领导汇报，得到他们的同意。在我回高部的途中，刘、邓又派人叫我转回。邓小平对我说：“现在不是高部单独行动，而是三十、四十军与新八军一同进犯我区。党中央来电指示，必须拦阻国民党三个军北上计划，以打击蒋介石内战的部署，希望高树勋配合。”我回新乡后，将此意见转达给高树勋。高说，他曾向孙连仲提出新八军单独行动，孙未同意，但是他愿意配合八路军阻止国民党军进犯解放区的计划。但他也有顾虑，担心由于他与八路军联合，原西北军系统的三十军、四十军将被歼灭，他会遭到西北军旧人的责骂。他说，当年处决石友三时，那些人就非议过他。此外，他亦恐留在徐州的家属遭到迫害。

我向刘、邓首长汇报高的顾虑以后，刘伯承肯定了高树勋处决石友三是爱国行动，邓小平希望高对第三十军和第四十军的将领做工作，争取共同行动。刘伯承还当即电请党中央转报陈毅，将高夫人刘秀珍接到解放区。刘让我转告高树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机立断。”

高树勋知道上述情况后，明确表示退出内战，与八路军联合。刘、邓领导对高的表态很高兴，立即派李达参谋长到高部，李达称赞高决心起义，可与当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北伐相媲美。

10月30日，高树勋将率新八军、河北民军一万余人在邯郸以南马头镇起义，宣布退出内战，并劝告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将领采取同样行动。但他们拒绝了高的忠告，坚持与共产党为敌，最后全军覆没。

当日下午，高树勋召集总部科长以上的军官开会，他说：“我坚决反对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在长期抗战之后渴望和平生活，依

仗美国援助发动内战。抗日时期我不当日本汉奸，现在也不当美国汉奸。我们要独立自主地建设国家，不应当外国的附庸。”他揭发了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号召全军官兵和他一同退出内战，站到人民方面。

高树勋宣布起义后，所部一些官兵因长期受到国民党反共宣传，脱离了高树勋。他委托我与申伯纯处理当时复杂紧张的局势。是夜，我们与八路军通了电话。次日清晨，接到八路军的通信，刘伯承、薄一波来慰问高部。我与高部田树青团长迎接刘、薄来到高树勋的住处，高树勋表示了热烈欢迎。刘伯承、薄一波高度评价了高树勋的毅然起义，赞扬起义狠狠地打击了蒋介石发动内战和独裁统治，对全国人民要求和平与民主是有力的声援。在共进午餐时，大家一起举杯庆祝起义的成功和平汉战役的胜利。

高树勋起义后，向全国发表通电说：“……此次树勋等率部北上，原为受降，此在全国政治问题处理上已觉欠妥，乃中途迭奉严命责以向八年艰苦奋战的八路军进攻，星夜进军，刻不容缓，甚感惶惑……对双十协定与剿共手本并行，亦悖义理，故奉命之余，痛苦万状……树勋等内省天职，外察众情，大义所在，不得不与八路军息战言和……”他在通电中还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一、坚决反对内战，实现民主政治；二、拥护民主团结统一建国的方针，国事采取民主协商，不应以军事方式解决；三、立即联合各党派组织联合政府，解决当前的政治危机等。

高树勋的通电发出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致电高：“建侯（高树勋字）将军吾兄勋鉴：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刘伯承、邓小平亦发电祝贺：“建侯总司令吾兄勋鉴：陷电敬悉。滏阳河畔，高举义旗，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聆悉之余，曷甚欣奋。敝军誓愿共同努力，并肩前进，专电驰贺，并致兄弟之敬意。”

四

1945年11月10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高树勋起义部队改编为民主建国军，高树勋任总司令，王定南任政治部主任，范龙章任第一军军长，乔明礼任第二军军长。对于这次起义，毛主席来电指出：“马头镇距邯郸很近，邯郸系历史名城，因此可称为邯郸起义。”是月，中共中央批准高树勋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民主建国军成立后，为了将这支军队改造为人民的军队，高树勋要求共产党派八路军军事政工干部到该部工作，从总部到连队都建立政治工作机构，还同意在部队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该部官兵学习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抽调一批干部到八路军军政学校进行培训。1946年该部还进行了民主运动，军政素质大为提高。

1947年，解放军进入全面反攻，民主建国军编为第二野战军第十纵队，进入桐柏山和山阳地区，对国民党军队及地方武装进行歼灭性的打击，为解放战争立了功。1947年该部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八军，参加解放鄂北战役，回师河南伏牛山区进行剿匪。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八军大部分转为海军，高树勋也转到地方工作。他历任河北省副省长、国防委员，并当选全国人大一、二、三届代表。1972年1月19日高树勋在北京病逝，骨灰存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长 春 起 义 纪 事

曾泽生

—

1948年秋天，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已陷入绝境，几十万军队被解放军重重围困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方，各不相顾，欲守不能，欲走不得。

9月，长春城内是一片混乱。军队赖着微少的空投粮食活命，士兵饥寒交迫，士气低落。老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老人饿死在道旁，小孩成群地在垃圾堆里寻食，为一张腐烂的菜叶而互相拼命殴打。长春，变成了一座人间的地狱。

当时，摆在六十军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死守长春，结果是城破被歼；二是向沈阳突围，结果是被解放军歼灭在长春到沈阳的路上；三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向人民赎罪，只有这一条才是活路。走哪一条路呢？这是当时整天盘旋在我脑际的问题，也是盘旋在每个人心里的问题。

9月中旬，解放军发动了强大的锦州战役，攻克锦州外围的义县，并切断北宁线，锦州失陷在即。华北国民党军北援和东北国民党军南撤的种种幻想，全部破灭了，一个“关起门打狗”的局面已呈现在东北国民党军面前。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官兼第六十军军长。

22日晚上，我在长春中长理事会大楼——当时六十军军部的办公室里的一张沙发上闭目沉思：三条路当中只有起义才是出路，才是活路，我是很清楚的。共产党解放军也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我晓以大义，指明出路。但是，作为一个在国民党营垒中戎马半生的高级将领、头脑里还装着不少封建忠节等糊涂观念的我，要下这个决心，在转变立场的时候，总是感到痛苦的。但最后终于下定决心，为全长春10多万老百姓，为全军几万官兵的前途，走起义的路！9点，我拿起电话，接通了一八二师师部：“白师长吗？你马上到我这里来，10点钟一定要到！”

说完，我又找二十一师的陇师长。

10点钟，白肇学和陇耀都乘车来了。两人都很奇怪，这样晚，我找他们来做什么？陇耀进屋就问我：“军长，有紧急情况？”

我摇摇头，指着沙发，请他们坐下。白师长见我紧锁着眉头，闷闷不乐，就又关心地问我：“跟新七军又有冲突？”

“什么也不是，就是找你们来随便谈谈！”

随便谈谈！谈什么？一时弄得他们摸不着头脑，各自取火抽烟，沉默着，等我讲话。看着他俩的样子，我一时也不知怎样开口。沉默好一阵，白肇学忍不住问道“军座，我们共患难多年，平日推心置腹，难道今天还有什么不好讲的？”

我说：“不是有顾虑，而是我想得太多，不知从何说起。”

“什么事情呢？”陇耀插嘴问道。

“就是部队的前途、出路问题。”我说，“我们过去已经谈得很多，今夜请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决定：我们究竟如何办？”

没等我说完，陇耀就表示说：“商议什么！军长怎样决定，就怎样办嘛！”他的态度很诚恳，口气很坚决。白师长沉默不语，不知低头在想什么。本来，我想马上提出自己的决定的，但看白肇学低头不语，就改变了意思说：“这是关系全军官兵前途的大事，还是大家商量决定才好。”我又转向白师长，问道：“肇学，你的

意见如何?”

他点头同意，说：“对，多研究，才能万全。”

陇耀性急爽快，说：“军座，你考虑的结果，意见如何?”

我想，这两个人都是我的老同事，平日披肝沥胆，无话不谈，关于部队的前途，对时局的看法等等，我们都经常交换意见。现在纵使我提出反蒋起义，他们不同意，也无大碍。就直率地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率部反蒋起义!”

“我早就想着你会这样决定!”陇耀一听，就激动起来：“我们六十军，这些年来受国民党嫡系部队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监视，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

白肇学同意反蒋，但他提议把部队拉出去后，放下武器，解甲归田，他沉痛地说：“我少年从戎，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却是自相残杀。我不是铁石心肠，我的心伤透了。”

陇耀不同意白肇学“解甲归田”的意见，他愤激地说：“我还要拿着枪，向蒋介石报‘五华山事件’^①之仇!”

我们一直谈到下夜3点。陇耀和白肇学各执己见，争辩不已。

① 1945年10月3日拂晓，蒋介石趁滇军主力六十军和九十三军开赴越南受降、后方空虚的机会，命令驻昆明的中央军杜聿明部，突然包围了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发布命令，改组云南省政府，免去龙云省主席及其所兼的军政职务，调龙云到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任命其亲信民政厅长李宗黄代主席，企图用武力逼龙就范，遭到滇军顽强反抗。武装“促驾”不成，蒋又派宋子文衔命飞昆劝说、解释，在对龙云作了生命担保之后，龙才忿然与宋同机飞渝。蒋介石为避免事态扩大，安定滇政，又推出卢汉当了云南省主席。这是蒋介石周密策划，残酷镇压地方势力，排除异己的一次血腥事件。

我怕两人这样争辩下去，有伤和气，就阻止说：“大家再想一想，今天决定不下，明天再研究吧！”

他们走的时候，已经快5点钟了。我回来躺在床上，激动得睡不着觉。早晨，我就乘车去一八二师。白师长疲惫地斜倚在靠窗的沙发上，满眼血丝，像害了一场大病。他看见我就想起身站起来，我忙按他躺下。他嘶哑着嗓门对我说：“昨天回来，一直睁着眼，想到天亮！”

我笑着，问他：“想得如何？”

“没想好，我是决心不干军队了！”

看着他苦恼的样子，我说：“肇学，我们滇军有过护国讨袁、拥护共和的光荣历史，那几次光荣的起义，一八二师的前身都曾参加过，你知道吗？”

“怎么不知道。”部队的历史，更触动他今天的痛苦，他悲愁地说：“现在还提那些干什么！”我说：“你看，今天的蒋介石比当年的袁世凯如何？”

“更坏！”他气愤地回答。

“那你为啥不同意起义呢？”我趁势逼进一步问他。他望着我，默然很久。突然，他挣起身，抓着我的手说：“军座，我赞成你！”

我一阵激动，兴奋的热泪滚出眼眶，紧握着他的手说：“好，我们就这样决定！”

临走的时候，我又叮嘱他说：“以后，你、陇耀和我，要经常保持接触，具体的拟定起义的行动步骤。开会的地点，要多变换，临时听我通知，事情要绝对保守秘密！”

二

白肇学明确表示拥护起义后，我同陇、白二人就起义行动问题秘密进行策划准备。

9月26日下午5点钟，我们在铁路宾馆商议，一旦起义准备

就绪，就立即派人去与解放军联络。考虑到在职者均不便离开，决定由被解放军俘虏后释放回来的原五五一团团长张秉昌和原五四四团副团长李峥先作为联络代表。

31日中午，我们在暂二十一师陇耀师长处，分析研究主要官佐对起义的态度，认为多数人会赞成起义，但有一些官佐担心起义影响云南和危及家属安全。我们考虑这种忧虑不无道理，但绝不能因小失大，坐失良机。同时我们也分析了蒋介石已经手忙脚乱，自顾不暇，无力去惩治云南和加害家属，既要起义，眷属承受些风险，也只有忍痛。冤有头债有主，账只能等待全国解放再算了。但这个眷属和后方问题，不能不使我们有些心情沉重。

那时，长春城里还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新七军。新七军和六十军在长春城里的防区，以中山路为界。新七军守街西，六十军守街东。我们起义，当然首先就要对付新七军的阻挠破坏。10月2日下午，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考虑以本军两个师的力量与解放军配合行动，虽有困难，但不会有大的问题。会议议定两个方案：我军沿两军地境线占领阵地，严密布防，以军事行动予新七军以威胁，促其觉悟，但绝不放第一枪；或在取得解放军同意后，本军撤离市区，在长春东北集结待命，起义行动开始时，分别函告对方，由我给郑洞国、李鸿写信，由白、陇师长及所属团长给新七军的师长、团长写信，信的内容主要写蒋政权之贪污腐败、治国无能、祸国殃民的罪行，向他们指明出路，劝其共襄义举。

10月3日和4日，新七军在长春西面的绿园一带出击，枪炮声从早到晚猛烈的响了两天，伤亡惨重，毫无进展。4日下午，郑洞国来电话，找我去兵团部，提出要六十军派出一个团，配合新七军出击。

我想试探一下郑洞国的态度，就说：“目前部队士气低落，城外八路围得又紧，根本突不出去。出击，只是增添伤亡。”他听了很不以为然地说：“难道我们就坐以待毙？”我仍然表示悲观的说：